

杨学泉 著

她的飞天与坠落



她的飞天与坠落

(散文报告文学集)

杨学泉 著

长江出版社

1991年8月

责任编辑：纪学 凡华

封面设计：朱凡

她的飞天与坠落

杨学泉著

出版：长征出版社（北京阜外大街34号邮码100832）

发行：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经销

印刷：大兴县采育印刷厂

787×1092毫米 32开 9印张 195千字

1991年8月北京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4500

ISBN 7-80015-147- / J · 14 定价4.30元

诗中什九从军乐（序）

杨子才

一天，杨学泉同志找上门来，说他有20来万字的散文报告文学要结集出版。他常年四处奔波，马不停蹄，走遍祖国的南北东西，辛勤采写，给报纸提供了大量优质新闻稿件。但除此之外尚有如此数量的散文报告文学，则是我所料想不到的。共事十多年，他从未向我提过一丁点儿个人的要求，因而对于为他的文集作序一事，岂好推却。我急于知道他的散文报告文学是何等品貌，就要来了，抽暇阅读。

在翻阅这本名为《她的飞天与坠落》的集子过程中，大概是连类而及的缘故吧，我突然忆起了曾经读过的一首旧诗：

“诗界千年靡靡风，

兵魂销尽国魂空。

诗中什九从军乐，

亘古男儿一放翁。”

这是清末民初大学问家梁启超评价南宋杰出爱国诗人陆游作品的诗句。古往今来，神州大地上文人学士车载斗量，可是象这样用如此完美的艺术形式和精辟的词句，一语道破兵魂与国魂的关系，明白无误地指出没有兵魂就没有国魂，进而给“从军乐”的作品以如此高度评价的，梁启超恐怕是第

一人。

为杨学泉同志的新著作序，我搬出梁启超评陆游的诗，并非说杨学泉是当今陆游，或者说他这个中年人将来一定会取得陆游那般难以企及的成就。中国历代文学家多得象天际的群星，陆游是他们中极为璀璨耀眼的巨星，古往今来比得上他的人为数不多。我之所以提及梁诗，只是因为杨学泉的散文报告文学集，“诗(集)中什九从军乐”，是一本热情讴歌当代军人情怀的作品，是一本要善良的人们懂得兵魂乃是国魂的支柱这个历史的结论，呼唤人们理解军人、热爱军人、热爱军旅生活的作品。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杨学泉同志这本某些篇章还显得稚嫩的集子，尽管它绝不可能同陆游“六十年间万首诗”的《剑南诗稿》在艺术成就上一比雄长，但意在使华夏神州兵魂威壮、国魂威壮，使国家固若金汤，亿万人民能够安居乐业，免遭国破家亡、颠沛流离、任人宰割之苦，则两者的用心是一致的。从这里我们也可以再一次看到，伟大人物与平凡人常常是心灵相通的。这种相通，正是伟大人物之所以伟大，平凡人之所以有时并不平凡的原因。

中国的古圣先贤，历来教导国人：“亡战必危”。即使在边陲无警、烽火停息、歌舞升平的年代，也务必要“居安思危”，尚武习兵。而中国在一些历史年代里国势贫弱，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其原因虽多，但重要原因之一，恰恰是忘了“居安思危”的古训，习兵尚武的意识在国人中淡化。之所以如此，除了当政者未大力倡导之外，也与那个时期拿笔杆的人有关，与那个时期的文学艺术创作有关。梁启超痛恨“诗界千年靡靡风”，指的正是文学艺术之风纤弱导致民风纤弱的弊端。今天，世界并不太平。国际敌对势力做梦也

想颠覆我们这个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处此情势之下，任何一本有助于壮我兵魂，壮我国魂的有质量的作品，都是值得鼓掌欢迎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杨学泉同志的新著问世，使我产生发自内心的喜悦之情。

多年来，杨学泉作为一名军事记者，东西南北驱驰不停，“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随着他的足迹遍及祖国四方，他那支勤奋的笔，在不断描绘着“乐在天涯战恶风”的当代军人多姿多采的形象。他的文笔畅达，如淙淙流泉；思想敏捷，不时迸射出智慧的火花；行文尤以感情的抒发见长，丰沛而细腻。集中佳处，无须我细说，读者自会品味。

清代诗人赵翼说过：“赋到沧桑句便工”。诚然，沧海桑田，天下崩裂，鼙鼓动地，刀光剑影，血雨腥风，处此惨烈环境，作家与人民一同遭逢国难，一切目睹身受，刻骨铭心，见诸笔墨，无异是“自将血泪祭山河”，悲愤填膺。这样的文字，极能动人，也容易流传久远。若单论这一点，可以说是“国家不幸诗家幸”。但如果由此得出结论，只有“国家不幸”，才能写出动人的诗文，才有“诗家之幸”，那无疑是偏颇的。和平年代，如果视野狭窄，看不到为使人民获得和平幸福生活而在各种艰难岗位上拚死战斗的人们，特别是那些付出血和汗为国戍边的战士，笔底下总写风花雪月、卿卿我我之类无病呻吟的东西，即使表现形式纯熟，也绝然发不出洪钟巨响，成不了时代的主题歌。我们古老的中华民族，她的历史一再证明，即使在太平盛世，也仍然有众多的子民在备尝人间艰辛，在从事血与火的拚搏。这部分人，首先就是那些“为国干城”的军人。如果你的目光注视

着他们，你全身心地投入他们战斗的生活，用心用力去描写他们的喜怒哀乐，讴歌他们的高尚抱负与情操，那么，你写出来的作品，必然格调高昂，壮怀激烈，光采照人，成为时代的壮歌。盛唐诗中最具魅力的边塞诗，就是最有说服力的例证。

杨学泉生当盛世，他没有写出新时代的边塞诗，却写出了一批反映军旅生活的散文报告文学作品。他把握了正确的创作方向，做出了可喜的成绩。当然，如果你要说这个集子就是我们时代的壮歌，那是廉价的吹捧。但至少，它与近年来涌现的众多有价值的军旅生活作品一样，是这曲宏伟的时代壮歌的一个音符。

时停时续，我写了上面这些话，是为序。

1991年春节于北京。

（杨子才同志现为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
副主席、解放军报总编辑）

目 录

诗中什九从军乐 (序)	杨子才
-------------------	-----

报告文学

父亲啊父亲	(3)
她的飞天与坠落	(26)
轮椅上的歌手	(48)
白云上的枪声	(61)
军营的脊梁	(85)
火药发明者的子孙	(97)
通向老山的鹊桥	(114)
踏车海疆万里行	(131)
价值	(145)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159)

散 文

梅雨时节	(167)
巡逻一日	(174)
寻觅在老山丛中	(180)
边塞军营的孩子	(190)

钟楼琐忆·····	(197)
等待·····	(205)
碑·····	(208)
乌苏里江拾絮·····	(213)
春嫂·····	(223)
光明·····	(226)
天池揽胜·····	(229)
白洋淀纪行·····	(236)
土路小史·····	(243)
恩尤叻·····	(248)
报春花·····	(254)
网·····	(261)
孤岛小姐弟·····	(265)
人民的判决·····	(271)
用整个身心拥抱生活 (代后记) ·····	(278)

报 告 文 学

父亲啊父亲……

她似种子，大地母亲给她生命；她象圆月，太阳父亲给她光亮；她是花儿，枝藤老人给她精灵。不，她不是种子，不是圆月，也不是花儿。她却用种子的金喉、月老的音韵、花儿的诗情，吟唱着一支“父亲啊，父亲”的歌。

——写在采访一位日本“战争孤儿”的不眠夜

别

天，瓦蓝蓝、风，轻柔柔。

钢都鞍山车站，人声鼎沸，铃声正鸣。再过一分钟，吼叫的列车就将载她远去扶桑。

啊，扶桑，你流落在外33载的女儿就要归去了。呵，扶桑，你莫要性急，让我闻闻，再闻闻那陶醉过我的泥土芳香、道劲秋风吧！让我看看，再看看那高高的烟囱、巍巍的千山吧！

她站立在车门踏板上，挥动手绢，目光渐渐落向月台送行人群。那攒动着的数十张笑靥里，有熟识的廉姐，肖科长，老郑……可没有父亲——他只有一条腿，拄着双拐，步履艰难；那摇动着的数十双手里，有公婆的，小叔子的，侄儿侄女的，可依然没有父亲——他双目失明，看不见告别。

呜——一声长啸，车轮旋转。她再也忍不住，一颗颗珠泪滚落下来……

啊，父亲——

广袤的土地上，黛色的山林里，回荡起她心底的呼喊。

淳子——连子

“八·一五”光复后的第8个年头。夏风吹送着平房门前的槐花幽香。王忠山腋下夹着饭盒，一路哼唱着回家来。

或许是家乡的蓬莱山水滋养，或许是过多的磨难砺就，他长得虎背熊腰，真真格格的一副山东大汉身坯。他脚步刚踏进院落，“爸——爸！”一声甜甜的叫喊向他袭来。

爸爸？王忠山愣住了。院心站着个光脑袋、穿花格子衣裤的孩子。孩子挪动碎步，摇摇晃晃向他扑来。

儿子？姑娘？王忠山象喝醉了酒——

七岁随爹爹闯关东，拣破烂，扛大活，挨皮鞭，出苦力，凄风裹惨雨，往事难回首。几十年来除了混饱肚子以外，压根儿没做过媳妇、儿子的梦。42岁那年，借居在他工棚的一对逃难来的朝鲜族老夫妻，看他厚道老实，把他小20多岁的姑娘许给了他。一年后，小媳妇给他生下个白胖胖的小姑娘，可惜，小姑娘还没学会叫声“爸爸”便夭折了。

而今，爸爸——，王忠山喜出望外地抱起了站立在院心的孩子。

孩子也真乖，接过王忠山手上的饭盒，脆生生地又叫了声“爸爸”。

“依呀呀”，小媳妇欢快地叫起来：“这孩子见面跟你亲，看样子有缘份，要了，咱要啦！”

入夜，小媳妇一五一十告诉他：孩子是个4岁的姑娘，叫福光淳子，父母都是日本人，母亲刚刚病死，父亲匆忙回国，没法带走正在生病的小淳子，把小淳子托付给一位日本朋友，这位朋友又给了她。

“王忠山要了个日本孩！”消息不径而飞。有人赞同，有人迷惘。饱尝了14年亡国奴生活的关东人民呵，怎能很快忘却那个曾不可一世的骄傲异族所留给我们民族的全部苦痛呢！王忠山呀，王忠山，昔日鞍钢株式会社工头们的皮鞭，留给你身上的伤痕还少嘛？刻在你心上的疮疤还轻嘛？呵，你忘了那一次，监工的“日本鬼”的手碰伤了，解大便提不上裤子，吆喝你去给他系裤带。你的双眼瞪得溜圆，你的牙咬得格格作响，你以隆起的腮帮骨作回答。但你却被一脚踢倒在厕所门边……

记得！全记得！铭心刻骨地记着一个民族强加给另一个民族的痛苦、灾难、屈辱……

不过，此刻萦绕在王忠山脑海的还有另一些东西。

记不清是哪一年了，六七岁的小王忠山拉着奶奶的手，向海边走来，“奶奶，我要看蓬莱仙境！”谁让他生活在白帆映日、礁石错落的登州古城呢。小小年纪就知道蓬莱仙境。

“仙境，那来仙境哟！”奶奶喃喃着，讲民族英雄戚继光，讲北洋水师。接着，奶奶又指点着云蒸雾罩、舟船徐行中时隐时现的远处小岛，告诉小忠山：那里往外很远很远的地方，是中国的亲兄弟日本国。

“一衣带水宗始亲，千载渊源情相连”。呵，战争的风烟，你给中日两国人民的心灵蒙上了尘垢，可军国主义有罪，幼小的孩子有什么过错呢？王忠山的心胸象大海，他决计

象个生身父亲那样抚养小淳子。他又做起了儿子的梦：他把淳子当长女，希望长女象家乡那种叫惯的“来弟”“招弟”一样，给他带来个儿子。于是，他给她改名叫连子。

霜 夹 雪

生活呵，你为什么总把不幸赐给憨厚的人。

1954年初春。天傍黑，风习习。小连子双手托腮，透过窗棂，望着马路上稀少的行人。

门开了，爸爸被一群叔叔架进屋。“爸——爸！”连子扑过去，可扑了空。爸爸的一条裤管里为什么没有往日充实的骨肉，却象垂落在衣架上的衣衫——坦荡荡地鼓满了风。

“爸爸！腿？”连子哭出了声。

身为鞍钢第一初轧厂均热炉工长的王忠山，象往常一样到他分管的范围去巡查，突然，发生了一场意外事故，他被卷进滑动的矿车轮下。无情的机械吞噬了一条赖以支撑他近90公斤身躯的右腿。

屋漏又遭连夜雨。不久，精灵的小媳妇也离开了他。临走，他异常爽快：“走吧，条件只有一个，连子是我的！”

秋风萧萧，落叶纷纷。一只折足的老雁，带着一只翅膀未硬的雏雁，能不能度过那漫长的严冬？

王忠山伤口处长出了新肉，磨擦一点就钻心般地疼，他却拄双拐一跳一跳跑商店，串小铺，买糖块，买饼干。他把饼干放在小连子的左手，把糖块塞进小连子右手，他让入睡的连子醒来就抓到吃的，堵住她哭喊“妈妈”的叫声。他还买来一只只“小狗”“小猫”“老虎”“大象”，堆积在床沿上，他把他的拐杖铺在地上当“木桥”，和她并排蹲在

“木桥”边，拽一只只“小狗”“小猫”过“桥桥”，让“老虎”“大象”在“舞台”上作表演。

咯嗒、咯嗒，王忠山两拐叩地声合着小柜上那只闹钟滴答声，伴随小连子晨起，又伴随小连子入眠……

听，比往日单调却更和谐的童声、笑语从窗口飞出，洒在习习远去的暖风里。

裹着他那条断腿的纱布浸满了血，工厂安排他到一所疗养院休息诊治。“我去住院，我的小连子放哪呢？”他的心病让善良的疗养院院长知道了，院长的爱人恰巧是附近一所长托幼儿园的园长。院长对王忠山说：“领来吧，我跟爱人说妥了，破例收你连子长托”。

王忠山笑了。呵，生活里毕竟甜的比苦的多。

5岁的小连子住进长托幼儿园。每个周末，王忠山风雨无阻地拄着双拐到幼儿园接连子回疗养院，和她嬉戏一天。一次，春雨潇潇，浇湿了柏油马路，浇湿通往幼儿园门前的那条泥泞小道，王忠山一步三滑来到园内。孩子接光了，唯有小连子还立在那里，她泪流满面地扑上来。“爸爸，你不要我啦！”小连子哇的哭出声来。

“要的，要的，”王忠山揪心似的难受，眼泪也象珍珠样散落下来，他用小连子当时并不完全听得懂的话语说：“你不会再有弟弟，爸也一辈子不再有儿子，这一辈子就俺爷俩过，爸离不开你，你也离不开爸，爸再给你改个名，别叫连子，叫静静吧，这一辈子俺爷俩清清静静……”

从那，王静再也没离开父亲，王忠山带着她在疗养院度过了两个春秋。

悠悠寸草心

“母亲的爱是慈祥的，母亲的心是纤细的，有一回，我尝到母亲的眼泪，哟，母亲的眼泪也是甜甜的……”刚刚步入学校门的少男少女们，在完成老师规定的“我所最敬爱的人”的命题作文时，几乎大多数人用这样的词句描述母亲，赞颂母爱。而她，14岁的静静，却在作文本上端端正正写道：父亲——一个我所最敬爱的人……

失却了母爱的父爱或许更珍贵，容涵着母爱的父爱或许更神圣！

平房门前的那棵老槐树，你还记得吗——那次小静静游戏时受了委屈，抽抽泣泣站在树下，一条腿的父亲过来了。

“谁欺着你了？静静，爸和你跳格格玩”。“好呵好呵！”小静静抹干泪。可她非要骑在爸爸的脖颈上跳——山东大汉不习惯抱孩子，静静从小是骑在爸爸的脖颈上去逛商店，串门子的。爸爸用拐杖在地上划好了线，然后把静静放到脖颈上，支起双拐，一格一格跳起来，跳呵，跳，蹦过来，蹦过去，每跳一格，他的伤腿神经就向他严重抗议，每跳一格他额上就沁出一层层汗珠。“好玩好玩！”小静静美气得笑起来。事隔多年，静静一想起来就内疚，父亲呵，父亲，你是用戳心般的痛苦换取女儿的欢笑！你是用艰辛的汗水，载起了一只欢快的小舟！

碗柜里那只小笼屉，你或许也记得。那是3年困难时期每一个中国人勒紧裤带还帐的岁月，27斤粮对于一个山东大汉14斤粮对于一个正在发育成长的女孩子来说，无论如何是不够的。小笼屉上每次总只蒸6个小拳头大的馍馍。